

郁达夫作品精选



YU DAFU ZUOPIN JINGXUAN

A54B-3

郁达夫作品精选

彰 军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新登字 04 号

郁达夫作品精选

彰 军 编

责任编辑:花放

封面设计:史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5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一版 199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册

ISBN7—5633--1842—9/I·085

定价(平)6.80 元

(精)11.80 元

编者的话

郁达夫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上一位才情横溢的作家，短短20多年的文学生涯，留给了后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在小说、散文、诗词、文论等诸多领域都具有深湛的功力和卓越的成就，而且形成了自然畅达而热情坦荡的鲜明风格。这一风格也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在散文领域，他同样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有小品、有书简、有游记、有杂文、还有日记体和传记体。同时，他的散文带有比小说更直接，更鲜明的自叙传的性质，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符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充满了内热的、浓郁的、清新的情韵，热情坦白、毫不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境，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县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之一，现代著名作家、诗人。1910年，他入杭州府中学读书。1911年，转入育英书院。1913年，随其兄郁华到日本。1914年，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上学。1915年秋，又赴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4年里所读的俄国和西洋文学作品就有一千多部。特别是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一文中说他受的完全是这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这使郁达夫又增加了丰厚的外国文学素养。1918年，郁达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1922年毕业

回国，参加创造社的领导工作。1923年至1926年之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教。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与钱杏邨合编中国济难会的《白华》半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1938年，应郭沫若之邀，去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设计委员。1941年，担任该地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

郁达夫出版了《达文全集》、《茑萝集》、《达夫散文集》，以及《日记九种》等著作。

本书汇编了郁达夫各个时期的散文小品、杂记随笔、信札日记和自传。文章篇幅大都较短。为阅读方便，按内容、体裁大致作了分类。这样的分类只是一种尝试，不当之处，诚望读者批评。

编 者

1994年3月

目 录

散文·小品

还乡记	(3)
还乡后记	(26)
一个人在途上	(37)
青烟	(44)
小春天气	(52)
春愁	(61)
立秋之夜	(63)
钓台的春昼	(65)
灯蛾埋葬之夜	(73)
临平登山记	(79)
方岩纪静	(84)
半日的游程	(89)
西溪的晴雨	(93)
杭州的八月	(96)
闽游滴沥之二	(98)
马六甲记游	(104)
零余者	(111)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118)
忏余独白	(121)
移家琐记	(125)

花坞.....	(130)
城里的吴山.....	(134)

杂记·随笔

说食色与欲.....	(139)
说木铎少年.....	(142)
暴力与倾向.....	(144)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146)
雨.....	(147)
故事.....	(149)
山海关.....	(152)
杂谈七月.....	(154)
杭州.....	(156)
故都的秋.....	(162)
江南的冬景.....	(166)
婚乡年节.....	(170)
为己与为人.....	(173)
北平的四季.....	(175)
福州的西湖.....	(181)
记闽中的风雅.....	(186)

信札·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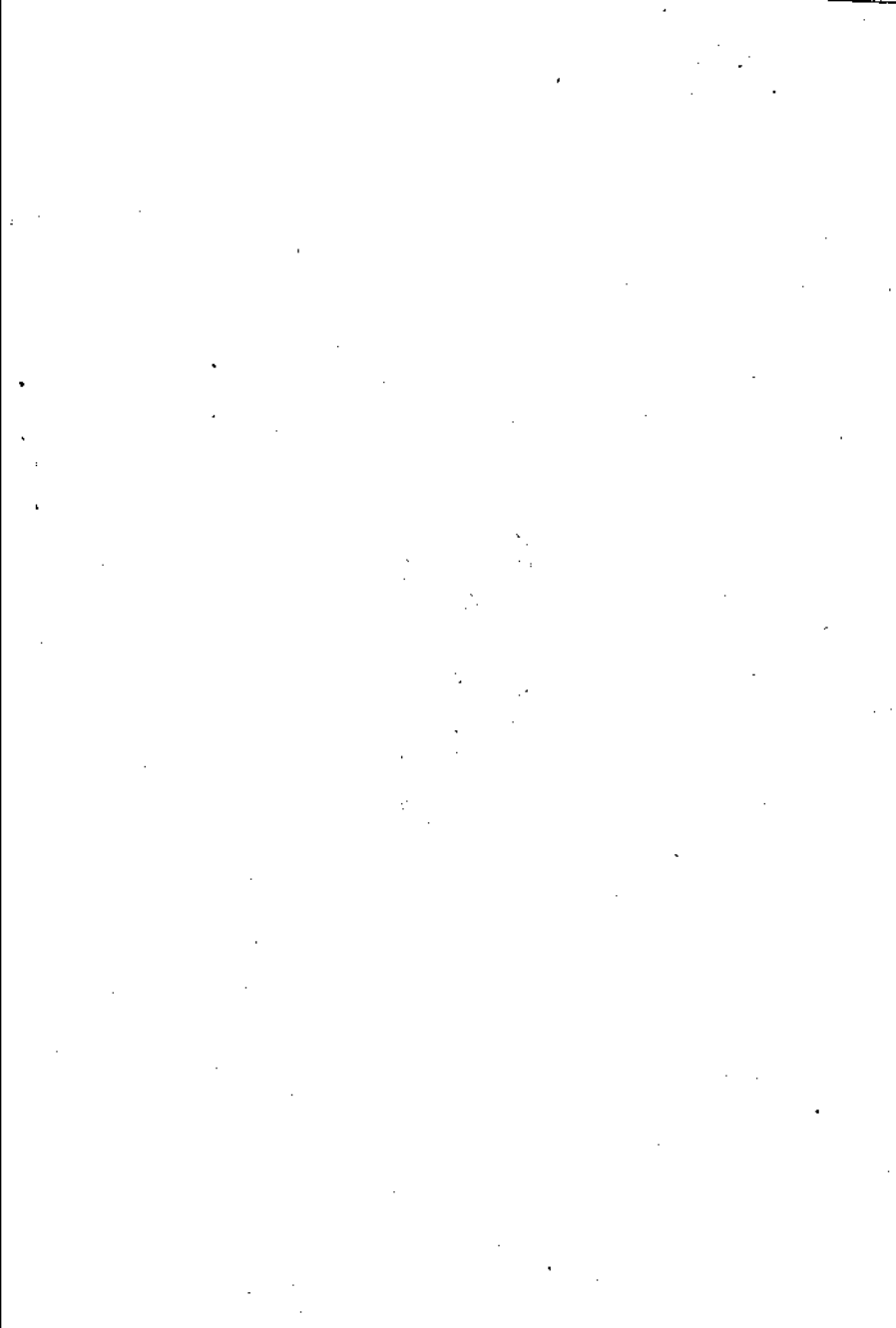
海上通信.....	(191)
一封信.....	(199)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205)
扬州旧梦寄语堂.....	(211)
病闲日记.....	(218)

沧州日记.....	(228)
-----------	-------

自	传
---	---

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	(237)
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	(243)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	(248)
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	(253)
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	(260)
孤独者（自传之六）.....	(265)
大风圈外（自传之七）.....	(270)
海上（自传之八）.....	(277)

散文小品



还乡记

大约是午前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的过敏的神经忽而颤动了起来。张开了半只眼，从枕上举起非常沉重的头，半醒半觉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见一层灰白色的云丛，密布在微明空际，房里的角上桌下，还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荡着，满屋沉沉，只充满了睡声，窗外也没有群动的声息。

“还早哩！”

我的半年来睡眠不足的昏乱的脑经，这样的忖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头颅仍复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马厅的大自鸣钟的时候，我的心里忽而起了一阵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虽看不清那大自鸣钟的时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却已感到了时间的迟暮，八点钟的快车大约总赶不到了。

天气不晴也不雨，天上只浮满了些不透明的白云，黄梅时节将过的时候，像这样的天气原是很多的。

我一边跑下楼去匆匆的梳洗，一边催听差的起来，问他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的一个镶金的钢表，在东京换了酒吃，一

个新买的“爱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现在我只落得和桃花源里的乡老一样，要知道时刻，只能问问外来的捕鱼者“今是何世？”

听说是七点三刻了，我忽而衔了牙刷，莫名其妙的跑上楼跑下楼的跑了几次，不消说心中是在懊恼的。忙乱了一阵，后来又仔细想了一想，觉得终究是赶不上八点的早车了，我的心倒渐渐地平静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脸，换了衣服，我就叫听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车来送我上火车站去。

我的故乡在富春山中，正当清冷的钱塘江的曲处。车到杭州，还要在清流的江上坐两点钟的轮船。这轮船有午前午后两班，午前八点，午后二点，各有一只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轮船由江干开往桐庐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车动身，则午后四五点钟，当午睡初醒的时候，我便可到家，与闺中的儿女相见，但是今天已经是不行了。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过夜，但是羞涩的阮囊，连买半斤黄酒的余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里能忍此奢侈。我心里又发起恼来了。可恶的我的朋友，你们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该谈到这样的时候才回去的。可恶的是我自己，我已决定于今天早晨走，就不该拉住了他们谈那些无聊的闲话的。这些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话？这些话也不知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们几个人愁眉蹙额的聚首的时候，起先总是默默，后来一句两句，话题一开，便倦也忘了，愁也丢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来，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讲来讲去，去岁今年，总还是这几句话：

“世界真是奇怪，像这样轻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国的偶像的。”

“正唯其轻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么东西呀！连抄人家的著书还要抄错！”

“唉唉！”

“还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誉反而更大！”

“今天在车上看见的那个犹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爱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来的那本《彭思生里参拜记》，你念到什么地方了？”

“三个东部的野人，

三个方正的男子，

他们起了崇高的心愿，

想去看看什，泻，奥夫，欧耳。”

“你真记得牢！”

像这样的毫无系统，漫无头绪的谈话，我们不谈则已，一谈起头，非要谈到块磊消尽，悲愤泄完的时候不止。唉，可怜有识无产者，这些清淡，这些不平，与你们的脆弱的身体，高亢的精神者，究有何补？罢了罢了，还是回头到正路上去，理点生产罢！

昨天晚上有几位朋友，也在我这里，谈了些这样的闲话，我入睡迟了，所以弄得今天赶车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边，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车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里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费几个旅费。

二

人力车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萧条。大约是正在快车开出之后，慢车未发之先，所以现出这沉静的状态。我得了闲空，心里倒生出了一点余裕来，就在北站构内，闲走了一回，因为我此番归去，本来想去看看故乡的景状，能不能容我这零余者回家高卧的，所以我所带的，只有两袖清风，一只空袋，和填在鞋底里的几张钞票——这是我的脾气，有钱的时候，老把它们填在鞋子底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迫害，借此也可以满足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尽了全身的气力，拚死蹂践它们的举动——而已。身边没有行李，在车站上跑来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云，一块一块的消散开来，有几处竟现出青苍的笑靥来了。灰黄无力的阳光，也有几处看得出来。虽有霏微的海风，一阵阵夹了灰土煤烟，吹到这灰色的车站中间，但是伏天的暑热，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间送信来了。“啊啊！三伏的暑热，你们不要来缠扰我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们且上富家的深闺里去，钻到那些丰肥红白的腿间乳下去，把她们的香液蒸发些出来罢！我只有这一件半旧的夏布长衫，若被汗水污了，明天就没得更换的呀！”这是我想对暑热央告的话头。

在车站上踏来踏去的走了几遍，站上的行人，渐渐的多起来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满贮希望的形容，在那里左旋右转。但是我——单只是我个人——也无朋友亲戚来送我的行，更无爱人女弟，来作我的伴，我的脆弱的心中，又无端的起了万千的哀感；

“论才论貌，在中国的二万万男子中间，我也不一定说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会变成这样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来？我生在什么星的底下？我难道真没有享受快乐的资格的么？我不能信的，我怎么也不能信。”

这样的一想，我就跑上车站的旁边入口处去，好像是看见了我认识的一位美妙的女郎来送我回家的样子。我走到门口，果真见了几个穿时样的白衣裙的女子，刚从人力车下来。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戴白色运动软帽的女学生，手里提了三个很重的小皮篋，走近了我的身边。我不知不觉的伸出了一只手去，想为她代拿一个皮篋，她站住了脚，放开了黑晶晶的两只大眼很诧异的对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错了，我昏了，好妹妹，请你不要动怒，我不是坏人，我不是车站上的小窃，不过我的想象力太强，我把你当作了我的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恕我恕我，对不起，对不起，你的两眼的责罚，是我所甘受的，你即用了你柔软的小手，批我一颊，我也是甘受的，我错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两眼一看，就同将睡的人受了电击一样，立时涨红了脸，发出了一身冷汗，心里这样的作了一遍谢罪之辞，缩回了手，低下了头，就匆匆的逃走了。

啊啊！这不是衣锦的还乡，这不是罗皮康（Rubicon）的南渡，有谁来送我的行，有谁来作我的伴呢！我的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开了那个女学生，逃到了车站大门口的边上人丛中躲藏的时候，心里还在跳跃不住。凝神屏气的立了一会，向四边偷看了几眼，一种不可捉摸的感情，笼罩上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长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三

“已经是八点四十五分了。我在这里躲藏也躲藏不过去的，索性快点去买一张票来上车去罢！但是不行不行，两边买票的人这样的多，也许她是在内的，我还是上口头的那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呀！”

这样的打定了主意，我就东探西望的走上那玻璃窗口，去买了一张车票。伏倒了头，气喘吁吁的跑进了月台，我方晓得刚才买的是一张二等票，想想我脚下的余钱，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费，我心里忽而清了一清。经济与恋爱是不能两立的，刚才那女学生的事情，也渐渐的被我忘了。

浙江虽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识阶级的腐败，一班教育家政治家对军人的谄媚与对平民的压制，以及小政客们的婢妾的行为，无厌的贪婪，平时想起就要使我作呕。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总抱了一腔羞嫌的恶感，障扇而过杭州，不愿在西子湖头作半日的勾留。只有这一回，到了山穷水尽，我委委琐琐的逃返家中，却只好仍到我所嫌恶的故土去求一个息壤！投林的倦鸟，返壑的衰狐，当没有我这样的懊丧落胆的。啊啊！浪子的还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责备我就对了，哪里还有批评故乡，憎嫌故乡的心思。我一想到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竟不觉泫泫的落下泪来了。

我孤伶伶的坐在车里，看看外面月台上跑来跑去的旅人，和穿黄色制服的挑夫，觉得模糊零乱。他们与我的中间，有一道冰山隔住的样子。一面看看车站附近各工厂的高高的烟囱，又觉得我的头上身边，都被一层灰色的烟雾包围在那里。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把车窗打开来看梅雨晴时的空际。天

上虽还不能说是晴朗，但一斛晴云，和几道光线，却在那里安慰旅人说：

“雨是不会下了，晴不晴开来，却看你们的运气罢！”

不多一忽，火车慢慢儿的开了。北站附近的贫民窟，同坟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渍，晒在坍塌的晒台上的女人的小衣，秽布，劳动者的破烂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来，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编成了这一部有系统的记录，来安慰我的样子。

啊啊，载人离别的你这怪兽！你不终不息的前进，不休不止的前进罢！你且把我的身体，搬到世界尽处去，搬到虚无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尽是行行，行到世界万物都化作青烟，你我的存在都变成乌有的时候，那我就感激你不尽了。

由现代的物质文明产生出来的贫苦之景，渐渐的被大自然掩盖了下去，贫民窟过了，大都会附近之小镇（Vorstadt）过了，路线的两岸，只有平绿的田畴，美丽的别业，洁净的野路，和壮健的农夫。在这调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间，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黄色人力车夫，也带有些浪漫的色彩。他好像是童话里的人物，并不是因为衣食的原因，却是为了自家的快乐，拉了车在那里行走的样子。若要在大自然的微笑中间，指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物来，那就是野草中间横躺着的棺材了。穷人的享乐，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怀里的一刹那。在这一刹那中间，他能把现实的痛苦，忘记得干干净净，与悠久的天空，广漠的大地，化而为一。这是何等的残虐，何等的恶毒呢！当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時候，把人生的命运，赤裸裸的指给他看！